

◆ 中國學術通義

◆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

錢賓四先生全集

錢穆 著



25

錢賓四先生全集

◆ 中國學術通義
◆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

聯經



A89015

錢賓四先生全集 ㊟

中國學術通義

錢 穆 著



錢賓四先生全集 ②

現代中國學術論衡

錢 穆 著



出版說明

民國六十四年春，錢賓四先生將其自大陸來港、臺以還，近三十年中所撰有關之論中國傳統學術之獨特性所在之論文，彙集而成本書。諸篇或述四部之大要，或論學術與師道，或論學問之系統，總屬通論性質，足資讀者進修之借鏡。是書共收文十二篇，於六十四年九月由臺北學生書局初版。七十一年一月三版，又增入中國學術特性、我對於中國文化的展望兩篇，共為十四篇。此次重排，以增訂三版為底本，改正原版若干誤植文字，並對原書之標點符號進行整理，主要加入私名號及書名號，以便讀者閱讀。整理排校工作，雖力求慎重，然錯誤疏漏之處，在所難免，敬希讀者不吝指正。

本書之整理，由蕭公彥先生負責。

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

序

欲考較一國家一民族之文化，上層首當注意其「學術」，下層則當注意其「風俗」。學術爲文化導先路。苟非有學術領導，則文化將無向往。非停滯不前，則迷惑失途。風俗爲文化奠基。苟非能形成爲風俗，則文化理想，僅如空中樓閣，終將煙銷而雲散。

中國文化傳統，縣亘數千年，乃由吾中華民族所獨自創建，自有其獨特性之存在。卽就中國社會風俗言，雖數千年來歷時遞變，然亦有其前後相承，一貫不斷之獨特性。卽以當前可目睹者言，全球社會，各地風俗，可謂無一相似。風俗然，學術亦然。中國學術，顯亦有其獨特性。苟不然，此社會風俗之獨特性，又由何來。惟風俗易曉，學術難明。其間分別，如是而已。中國與外族文化之接觸，最先爲印度佛教之東來。佛教雖爲一宗教，而其所內涵之學術意義亦特豐。佛教之中國化，則胥由中國學術傳統中所賦有之獨特性之功。南北朝、隋、唐高僧，多兼通內外

學，遂使中國學術逐漸滲入於佛教信仰中，而佛教之在中國，乃亦隨之而變。

近代中國，與歐西文化接觸，雙方文化傳統各不同，因此上而學術，下而風俗，雙方亦各不同。近代國人，乃有「國學」一名詞之興起。或疑學術當具世界共同性，何可獨立於世界共同性學術之外，而別標「國學」一名詞。不知同屬人類，斯必具人類之共同性，然亦何害於各人有各人之個性。卽就西方言，不論文學、史學、哲學、英、美、法、德諸邦，縱在同一文化系統之下，亦復有其在學術上各自內涵之獨特性之存在。更何論中國與西歐，其相互間，在學術上之不能無相異，事更宜然，理無足怪。

今國人一切以信奉西方爲歸，羣遵西方學術成規，返治中國傳統舊存諸學，精神宗旨既各異趨，道途格局亦不一致。必求以西方作繩律，則中國舊學，乃若不見有是處。抑且欲瞭解中國舊學，亦當從中國舊學本所具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尋求瞭解，否則將貌似神非，并亦一無所知。既所不知，又何從而而有正確之批判。

或又謂時代變，斯學術亦當隨而變，此固是矣。不僅西方學術，遠自希臘，迄於現代，固已時時有變。卽中國學術亦然。自西周以迄先秦，下經兩漢，循至於近代，亦何嘗不隨時有變。如人之自嬰孩而成年而壯而老，豈不亦隨時有變。然而各有生命，各有個性。我不能變而爲彼，彼

亦不能變而爲我，此則終有其不可變者。故人貴求自立，謂他人父，而血統終不屬，此亦無奈之何者。

今人又競言復興文化，又必申言其決非復古，斯亦是矣。然復興與改造有不同。新中國之新文化則仍當從舊中國舊文化中翻新，此始得謂之是復興。若必待徹底毀滅了舊中國舊文化，赤地新建，異軍特起，此又烏得謂之中國與中國文化之復興。故欲復興國家，復興文化，首當復興學術。而新學術則仍當從舊學術中翻新復興。此始爲中國學術文化將來光明一坦途。

推此言之，如欲創造中國新文學，仍當先求瞭解中國舊文學，期能從舊文學中翻新復興，而後乃有合理的中國新文學之產生。若一意模倣抄襲西方文學，決心捨我而從之，此非中國文學之復興，乃屬中國文學之革命，其事易知，不煩深辨。而且以中國人使用中國文字描寫中國社會人生，亦決不能即成爲西方文學。邯鄲學步，非驢非馬，其此之謂矣。

今若謂中國舊文學已死去，則中國社會人生依然存在，中國文字亦依然使用，只把這「的、那、嗎」換去了「之、乎、者、也」，何得云中國文學已死。若僅謂近代中國人已不能讀中國古書，故說中國舊文學已死去，則正貴有志創造新文學者，能從中國古書詩經、楚辭、文選乃至唐宋以下各家詩、文、詞、曲、說部中，熟玩深思，取精用宏，獨具機杼，使其推陳而出新，乃庶

有當於文學復興或中國新文學之稱。否則只是西方文學之侵入與替代，斷非中國文學之復興與創造。抑且即在今日，能讀詩經、楚辭、文選古籍者，亦尙有人。又烏得謂舊文學已全死去。縱謂其非社會大眾所知，則豈陽春白雪，亦當不得預於歌唱之林，乃惟下里巴人方得爲音樂之正宗？試問西方，亦豈如是。

要之，中國學術之必有其獨特性，亦如中國傳統文化之有其獨特性，兩者相關，不可分割。非瞭解中國學術之獨特性，即亦將無以瞭解中國文化之獨特性。惟從另一面言之，亦可謂不明中國文化之獨特性，即無以明中國學術之獨特性。今姑舉其最大者言之，中國文化之獨特性，偏重在人文精神一面，中國學術亦然。近人率多認文、史、哲學科謂是屬於人文方面，其實中國學術之有此諸科者，其內涵精神亦復有其獨特處。中國傳統，重視其所爲之學，而更重視爲此學之人。中國傳統，每認爲學屬於人，而非人屬於學。故人之爲學，必能以人爲主而學爲從。當以人爲學之中心，而不以學爲人之中心。故中國學術乃亦尙通不尙專。既貴其學之能專，尤更貴其人之能通。故學問所尙，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，而不尙爲學術分門類，使人人獲有其部分之智識。苟其僅見學，不見人，人隱於學，而不能以學顯人，斯即非中國傳統之所貴。

中國自古亦即有所謂專家疇人之學，如天文、曆法、算數、醫藥之類，此皆近代所謂屬於自

然科學方面者，此等諸學，每易使人隱於學，而不能以學顯人。故中國古人傳統，每若對此等諸學較近忽視。實非忽視，乃求矯人之專一於此等諸學，各不相通，而易起其他之流弊。卽如孔門「六藝」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，亦何莫不然。一若此諸藝皆獨立在人之外，人乃從而學之，此則學爲主而人爲從，乃爲孔子所深戒。故孔子告子夏則曰：「汝爲君子儒，毋爲小人儒。」又曰：「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？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？」若僅知玉帛鐘鼓謂是禮樂之所在，此卽謂之「小人儒」。求能超乎玉帛鐘鼓，而知禮樂之中主要在有人，復有人之心之存在，斯乃爲眞知禮樂者，如是而後始得謂之「君子儒」。故孔子教人學六藝，乃必曰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」「藝」與「道」不同。苟徒知「游於藝」以爲學，將使人沒於藝，而終必背於道。近代科學發明中有原子彈，然原子彈若果不能召致世界和平，則亦藝而非道。故謂中國學術之獨特性所在，乃在其重人尤過於重學，重內尤過於重外，重道尤過於重藝。能由此思之，亦不難窺見中國傳統學術之甚深獨特性所在矣。

本書取名中國學術通義，亦可簡稱國學通義，乃彙集避赤氛來港、臺近三十年中所爲雜文之有關討論中國傳統學術之獨特性所在者。首篇曰四部概論。中國學術自魏、晉以下，向分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。分而論之，合而觀之，四部學之大要，約略可見。次爲中國儒學與文化傳統。儒學

尤爲中國學術之中心。四部之學，莫不以儒爲主。亦可謂儒學卽是中國文化精神之中心。明於古今儒學之流變，卽知中國學術文化古今之變，與夫其爲變之所在矣。第三篇曰朱子學術述評。朱子爲孔子以後儒學之集大成者。其於四部之學皆有關涉。又自魏晉以下，儒、釋、道三家之相爭，乃由朱子而融會歸一。此下八百年，述朱反朱，亦莫不以朱子爲中心。明乎朱子之學，則先秦以下中國學術關鍵，胥莫外於此矣。本書中惟此稿，成在民國三十四年對日抗戰期間，距今適三十年。篇中見解，幸有改進。取材一承舊稿，而闡述微有增易。今不知此所彙集，謬誤又幾何？恐年老更無長進，歉悚何似。又次曰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史學。昔人謂「六經皆史」，欲治一民族一國家之文化，主要卽在其歷史，昧忽其歷史實迹，則一切皆落於虛談。尤其中國史學，乃更易見我所謂中國學術之獨特性所在。近日國人不治史，不明往昔，而好作譏彈，此皆如無的放矢。又或以西方人眼光治中國史，仍將渺不得國史真相。下有附篇，同明一意。又其次曰中國文化傳統中之文學。清儒章實齋有言，「後世集部，卽古代子部之流變」，此論殊寓深義。若如所言，則中國古代有經、子，後世衍出史部與文集，本末一貫。四部之學，可以歸納而爲二。章氏之爲文史通義，卽此意也。近代又謂中國以前舊文學皆已死去，不知中國各代文學中皆寓有各代之人生。謂舊文學已死去，卽不啻若謂吾中華民族自今以前之舊人生舊文化皆已死去。則當前吾

國人，將盡如行屍走肉。提倡新文學，乃欲爲當前國人借魂起屍，其爲狂妄，實莫甚焉。

讀者試綜合上列諸篇，而會通觀之，庶可知中國學術，實自有其獨特性，而非可以專憑西方成見以爲評隲。亦非可以一依西方成規以資研窮。治國學則必先尋究窮治國學之方法與途徑。下附泛論學術與師道，及有關學問之系統等諸篇，皆近通論性質，可資讀者有志進修之借鏡。學術明而後文化明，學術復興而後文化可復興。區區之意，竊在於此。其或語有不擇，見於當世，知我罪我，所不敢計。是爲序。

中華民國六十四年春上元節錢穆自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，時年八十有一。

三版弁言

本書三版時，又增附兩篇。一曰中國學術特性。言通義，即言其特殊性。惟此篇多從學術與人物之相關性言之。又一爲我對於中國文化的展望。乃就現代學風崇洋蔑己者進一言，求能無乖於大道。則所謂西方新學，亦固可有大裨益於我故有傳統之演進也。
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，錢穆又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，時年八十有六。

本人已刊各書，討論國學大義及研修方法，與本書可相參發者，有國學概論、學籥、中國歷史研究法、中國文學論叢、中國史學發微、朱子學提綱等諸種，略附其目於此，以便參閱。

出版說明

錢賓四先生於民國六十四年編撰中國學術通義，就經、子、史、集四部，求其會通和合。又繼之而爲是書，依當前各門新學術，分門別類，加以研討。全書計十二目，都二十六篇。

中國重和合會通，西方重分別獨立，一切人生及學術，無不皆然。遠自漢書藝文志，下及清代四庫全書，讀其目錄，中國學術舊傳統大體可知。近代國人一慕西化，大學分院分系，乃至社會學人論學，門類風格，煥然一新。即如宗教、科學、哲學諸名稱，皆譯自西方，爲中國所本無。既無此名辭，亦無此觀念，又何能成此學術？今國人乃以新觀念批舊學術，遂見其無一而當。本書則即就近代國人所承認之學術新門類及其新觀念，還就舊傳統，指出其本屬相通及互有得失處。既具體條舉諸例，並諸條加以詳細發揮。使讀此書者，一則可以明瞭中西雙方學術思想史之有相異處；再則可以由學術舊傳統，迎合時代新潮流，而創開一新學術之門戶，以待後人之

繼續邁進。

本書撰就於民國七十二年冬，翌年十二月由東大圖書公司初版。此次重排，即以此爲底本，除加入私名號、書名號及增入若干引號，以便讀者閱讀外，內容一仍其舊。整理排校如有疏誤，敬希讀者不吝指正。

本書之整理，由邵世光小姐負責。

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

序

文化異，斯學術亦異。中國重「和合」，西方重「分別」。民國以來，中國學術界分門別類，務爲專家，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。循至返讀古籍，格不相入。此其影響將來學術之發展實大，不可不加以討論。

晚清之末，中國有兩大學人，一康有爲，一章炳麟。其時已西化東漸，而兩人成學皆在國內，未出國門一步。故其學皆承舊傳統。康氏主今文經學，章氏則主古文經學。而世風已變，兩人雖同治經學，其崇儒尊孔之意實不純，皆欲旁通釋氏以爲變。康氏著有新學僞經考、孔子改制考，並自號長素，其意已欲凌駕孔子。其爲大同書，雖據小戴禮記禮運篇「大同」一語爲號召，但其書內容多採釋氏。惟康氏早已致力實際政治，謀求變法維新，故其宏揚釋氏者並不顯。章氏以爲文排滿下獄，在獄中讀釋氏書，卽一意尊釋，而排滿之意則無變。自號太炎，乃尊顧炎武之不仕清廷，而亦顯有凌駕顧氏之意。此下著書，皆崇釋抑儒，孔子地位遠在釋迦之下。如其著國